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TSINGHUA UNIVERSITY
CENTENARY CELEBRATION



世纪清华
之四

庄丽君 主编
解红岩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TSINGHUA UNIVERSITY
CENTENARY CELEBRATION

世纪清华
之四

庄丽君 主编
解红岩 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序

——清华有“三宝”

顾秉林(1970)

1998年至2001年,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世纪清华》先后出版了三辑。今天,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世纪清华》之四与大家见面了,诚为可喜可贺!如果说之前三辑的“世纪”二字更多是指新的21世纪,那么这一辑的“世纪”则无疑是体现出清华已经走过的百年历程。本辑共选编历届校友文章70余篇,在体例上与前三辑相同,仍然按朱镕基学长在建校80周年时为母校题写的四句话为纲编排,即“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

作为在清华学习工作了四十多年的清华人,在看罢这辑《世纪清华》的文章后,我不禁又想到了那句话,就是清华有“三宝”——校训、校园和校友。这三样东西每一所大学都会有,但清华的这三样却更加为人称道,并对清华和清华人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先说校训。大学皆有其校训,如哈佛大学的“让真理与你为友”,耶鲁大学的“真理与光明”,麻省理工学院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等,简洁明了,散发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广受称颂,曾在媒体组织的公众评选中,名列“我最欣赏的十大校训”之首。这八个字源自《周易》中“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因1914年梁启超先生以“君子”为题在清华所作的演讲，而为清华人所熟知和喜爱。与世界名校相比，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更注重对人格的期许和对社会的贡献。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一代代清华人在校训的激励下，奋发有为，争做栋梁，为中国社会进步和世界科技进步奉献才智。可以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广大清华人共同的精神追求，也是清华人共同的人生写照。

再说校园。清华校园风物之优美历来享有盛誉。“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是何等钟灵毓秀之地！更有众多中西古今建筑点缀其间，风格多样却又圆融和谐。2010年3月，国际著名的《福布斯》杂志评选出14所“全球最美丽的大学校园”，清华成为唯一上榜的亚洲大学。清华园不仅风景优美，更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根据苗日新先生的考证，这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诞生地”，也是中国人“放眼看世界”和中西融会的发源荟萃之所，“是三百年前中国的文化圣地”。清华自建校始即在清华园，除抗日战争时期曾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短暂南迁合办西南联合大学外，校址百年来未曾变化。一代代清华人在清华园的风物和历史长河中徜徉成长，即使在离开清华园之后，大家也始终牵挂和热爱这里，把清华园视为永远的精神家园。

最后说校友。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大学的成就与声誉归根到底是由一代代清华校友铸就的。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说，“伟大的校友，才能成就伟大的母校”。一百年来，清华培养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这是清华的荣誉，更是国家和民族的骄傲。难能可贵的是，清华校友群体在百年风雨中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校友总会把它归纳为“爱国奉献、爱校感恩和团结互助”。清华校友的凝聚力在社会上是出名的。世界著名大学排名指标中，有一项是“校友捐赠比例和数量”。清华

的捐款校友占校友总数的比例在 2010 年底达到 31%，达到美国大学捐款率排名前 20 名的水平，在国内高校遥遥领先。杨振宁先生说，“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名校，清华的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最深，清华的校友凝聚力最强。我为自己在清华受到的早期教育感到自豪”。这样的校友群体，不仅为母校的声誉增辉，还通过回报母校、回馈社会等方式，有力支持了母校的发展，成为清华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百年校庆是清华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面向新的百年，我们要真正用好清华“三宝”，继续弘扬校训的精神，进一步改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更加积极地调动和发挥广大校友的积极性，在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步伐，以服务民族复兴、造福人类社会为目标，力争再铸新百年的辉煌。

目录

世纪清华 世纪清华 世纪清华 世纪清华 世纪清华

序——清华有“三宝”

顾秉林

水木清华

- | | |
|------------------------|--------|
| 忆清华 | 梁实秋 3 |
| 我在清华的三年 | 龚育之 14 |
| 清华旧事竹枝词 | 吴宗济 25 |
| 校歌与清华传统 | 徐葆耕 32 |
| 我爱清华图书馆 | 杨 绛 35 |
| 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
——我们的精神家园 | 胡和平 37 |
| 人文清华 | 尹 鸿 43 |
| 人生的 20 分：回忆在清华读书的时光 | 朱小地 47 |
| 我在清华建筑系 | 卢庚戌 52 |
| 清华园——中国三百年文化圣地 | 苗日新 55 |

春风化雨

- | | |
|--------------|----------------|
| 我与华罗庚 | 陈省身 65 |
| 回忆陈寅恪先生 | 季羨林 69 |
| 缅怀周培源老师 | 彭桓武 何泽慧 王大珩 80 |
| 为“科学救国”我弃文学理 | 钱伟长 85 |

老来依然一书生			
——缅怀恩师费孝通	张彦	裴毓芬	89
一代宗师清华心——缅怀顾毓琇师		承宪康	95
纪念我的父亲贺麟教授		贺美英	103
学习蒋南翔校长坚持真理的勇气和 精神		刘冰	110
我的留学之路		张光斗	116
怀念黄万里先生		王三一	126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纪念叶企孙老师 110 周年诞辰		李政道	132
李政道物理生涯 60 年	朱光亚	周光召	135
思念我们的“老伙伴”		黄汇	148
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		吴良镛	152
缅怀汤佩松先生		吴征镒	165
终身如父的陶葆楷先生		钱易	169
岱宗青长在 光华耀千秋			
——缅怀恩师张岱年先生		刘鄂培	175
回归清华		李学勤	187
我的音路历程		吴宗济	189

教我育我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救国		梁守槃	195
求学清华		陈鹤琴	198
诗中之诗——清华园大图书馆		冯士箴	207
边疆耕耘四十载		顾烈烽	211
清华园的四年		黄祖洽	215
毕业五十周年随想		金怡濂	219

千秋耻,既已雪,中兴业,需人杰	杨振宁 222
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	林炎志 224
清华母校伴我成长	刘高倬 227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刘 吉 231
往事如烟忆图书馆	许渊冲 236
恩师教我做人和做学问	叶笃正 240
东鳞西爪忆当年	马国馨 244
清华毕业 70 年	孙增爵 255
进入航空世界	程不时 261
在清华六年	徐士瑚 266
清华人的价值	朱凤蓉 270
我的“诗人院士”之梦	王玉明 272
走跨越创新之路 圆千年飞天梦想	王永志 278
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八年	伍绍祖 284
我要学航空	吴大观 288
谋其所能 善其所为	
——入学清华 50 周年有感	叶如棠 295
青春岁月 苦乐年华	孙殷望 306
我的生平自述	葉叶琴 311
清华学子的二汽情	马 跃 317

终生难忘

“一二·九”中的一段插曲	陆 瑾 327
联大生活漫忆	何炳棣 333
我与锦涛的学友之情	李先镇 340
大爱——纪念张宗植先生	贺美英 349
理学院旁的银杏树	李子实 354

我的朝鲜战争(节选)	张泽石	359
英若诚侧影	文洁若	368
梦游清华园	冯新德	374
《新报》是怎样成立的	何祚庥	376
难忘的清华“大家唱”歌咏队		
方 莛 严宝瑜 周 全	骆宝时	380
回忆73年前的军乐队	龚家麟	385
难忘的一天	蓬铁权	388
跑警报	汪曾祺	391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节选)	熊向晖	398
青春乐章三两节	徐锡安	413
同窗故事	刘绪贻	420
回忆蒋南翔校长的一席谈话	陆 强	428
七十年相交情难忘——追忆吴冠中先生	吴良镛	434

世 纪 清 华



水 木 清 华

忆 清 华

梁实秋(1923)*

我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由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写过一篇《清华八年》，略叙我八年的经过。兹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触的师友及一些琐事之回忆。

我记得，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三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杓一杓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门口内，靠东边有小屋数楹，内有一土著老者，我们背后呼之为张老头。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儿回来，快点儿回来”。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民国四年我考取清华，由父执陆昕秋（震）先生送我入校报到。陆先生是校长周诒春（寄梅）先生的圣约翰同学。我们进校先去拜见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

* 姓名后括号内为作者在清华毕业的时间，或在清华学习的时间段；“教”指在清华任教的教师；“研”指研究生；“公”指考取清华公派留学资格。



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我想我对他的印象比他对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我起初是六个人一间房，后来是四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六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人发白布被单、白布床单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装换洗衣服之用，洗衣作房隔日派人取送。每两间寝室共用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场。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浴。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之后就开溜，种种方法早就有人发明了。厕所有九间楼之称，不知是哪位高手设计。厕在楼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厕者均可欣赏“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的景致。而白胖大蛆万头钻动争着要攀据要津，蹲踞失势者纷纷黜落的惨象乃尽收眼底。严冬朔风鬼哭神号，胆小的不敢去如厕，往往随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备大木桶晚间抬至寝室门口阶下。桶深阶滑，有一位同学睡眼朦胧不慎失足，几遭灭顶（这位同学我在抗战之初偶晤于津门，已位居银行经理，谈及往事相与大笑）。

大礼堂是后造的。起先集会都在高等科的一个小礼堂里，凡是演讲、演戏、俱乐会都在那里举行。新的大礼堂在高等科与中等科之间，背着小河，前临草地，是罗马式的建筑，有大石柱，有圆顶，能容千余人，可惜的是传音性能不甚佳。在这大礼堂里，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Pearl White）主演的《黑衣盗》（Hooded Terror）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我在这个礼堂演过两次话剧。



科学馆是后建的，体育馆也是。科学馆在大礼堂前靠右方。我在里面曾饱闻科罗芳的味道，切过蚯蚓，宰过田鸡（事实上是李先闻替我宰的，我怕在田鸡肚上划那一刀）。后来校长办公室搬到科学馆楼上。教务处也搬进去了。原来的校长室变成了学生会的会所，好神气！

体育馆在清华园的西北隅，虽然不大，有健身房，有室内游泳池，在当年算是很有规模的了。在健身房里我练过跳木马、攀杆子、翻斛斗、爬绳子、张飞卖肉……游泳池我不肯利用，水太凉，不留心难免喝一口，所以到了毕业之日游泳二考试不及格者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敏恒，一个不用说就是区区我。

图书馆在园之东北，中等科之东，原来是平房一座，后建大楼，后又添两翼，踵事增华，蔚为大观。阅览室二，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新的装备。一座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其建筑之雄伟，亦不尽在于其皮藏之丰富，而是在于其是否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卷帙纵多，尘封何益。清华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每晚学生麇集，阅读指定参考书，座无虚席。大部头的手钞的四库全书，我还是在这里首次看到。

校医室在体育馆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张。舒美科医师主其事，后来换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医师。我因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两天，记得有两位男护士在病房对病人大谈其性故事与性经验，我的印象恶劣。

工字厅在河之南，科学馆之背后，乃园中最早之建筑，作“工”字形，故名。房屋宽敞，几净窗明，为招待宾客之处，平素学生亦可借用开会。工字厅的后门外有一小小的荷花池，池后是一道矮矮的土山，山上草木蓊郁。凡是纯中国式的庭园风景，有水必有山，因为挖地作池，积土为山，乃自然的便利。有昆明湖则必安有万寿山，不过其规模较大而已。清华的荷花池，规模小而景色佳，厅后



对联一副颇为精彩——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横额是“水木清华”四个大字。联语原为广陵驾鹤楼杏轩沈广文之作，此为祁隽藻所书。祁隽藻是嘉庆进士、大学士。所谓“仙居”未免夸张，不过在一片西式建筑之中保留了这样一块纯中国式的的环境，的确别有风味。英国诗人华次渥兹说，人在情感受到了挫沮的时候，自然景物会有疗伤的作用。我在清华最后两年，时常于课余之暇，陟小山，披荆棘，巡游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闻一多临去清华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荷花池畔》赠我。我写了一首白话新诗《荷花池畔》刊在《创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还给我改了两个字。

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水焉能无亭无台？亭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两下表示是一点或五点或九点，一点半是当当、当，两点半是当当、当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爽而且风雨无阻。

工字厅的西南有古月堂，是几个小院落组成的中国式房屋，里面住的是教国文的老先生。有些位年轻的教英文的教师记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厅，美籍教师则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图书馆以北一隅。从住房的分配上也隐隐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荇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刺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坂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止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菜，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素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



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惚，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当时最普通而又最简便的游戏莫过于“击嘎儿”。所谓“嘎儿”者，是用木头槌出来的梭形物，另备木棍一根如擀面杖一般，略长略粗。在土地上掘一小沟，以嘎儿斜置沟之一端，持杖猛敲嘎儿之一端，则嘎儿飞越而出，愈远愈好。此戏为两人一组。一人击出，另一人试接，如接到则二人交换位置；如未接到则拾起嘎儿掷击平放在沟上之木棍，如未击中则对方以木杖试量其差距，以为计分。几番交换击接，计分较少之一方胜。清华并不完全洋化，像这样的井市小儿的游戏实在很土，其他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屑于一顾，而在清华有一阵几乎每一学生手里都持有一杖一梭。每天下午有一个老铜锁匠担着挑子来到运动场边，他的职业本来是配钥匙开锁，但是他的副业喧宾夺主，他管修网球拍，补皮球胎，缝破皮鞋，发售木杖木嘎儿，以及其他零碎委办之事，他是园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服务者。

.....

我们的制服整齐美观，厚呢的帽子宽宽的帽沿，烫得平平的。户外活动比较有趣，圆明园旧址就在我们隔壁，野径盘纤，荒纤交互，正是露营的好去处。用一根火柴发火炊饭，不是一件容易事。饭煮成焦粬或稀粥，也觉得好吃。“五四”之后清华学生排队进城，队伍整齐，最能赢得都人喝采。

我的课外活动不多，在中二中三时曾邀约同学组织成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愿意参加的不多，大家忙着学英文，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讨此笔砚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余的写字练习的，有吴卓、张嘉铸等几个人。吴卓临赵孟頫的天冠山图咏，柔媚潇洒，极有风致；张嘉铸写

